



從真實到意義

聾劇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裡的湧現與超越

From Reality to Meaning

The Emergence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Theatre of the Deaf “I Will Take You Sightseeing”

鄭黛瓊 Tai-Chiung CHENG
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副教授

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¹，一部愛與記憶的舞台劇，是汪其楣導演在 2014 年的作品，改編自作家康芸薇的同名散文作品，想要給觀眾看一齣好看的戲，她選擇以手語和口語同步的聾劇風格呈現，結合聾人、盲人與一般劇場演員同台詮釋，將康芸薇筆下細膩而真實的人生，在誠品表演廳裡娓娓道來。汪其楣教授是台灣國寶級的編導，作品豐富，長年來培養台灣劇場人才不知凡幾，她也是台灣推動聾劇的第一人，三十幾年來，先後成立了「台北聾劇團」和「拈花微笑聾劇團」。

從聾劇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看人生風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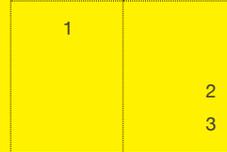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在劇場裡看到聾劇團，看到觀眾席裡坐著許多人，多元的語言同時交匯著，有著手語和口語，豐富流暢地在劇場的觀眾席裡串流，等待著好戲開鑼。樂聲揚起，舞台上的演員穿著家常衣服，一如我們在社區裡見到的人們，有人手持風箏，有的年長，有的年少，還有兒童，一一登場，扮演著孩童般的遊戲情境，彷彿走進台北的老社區，一群演員透過肢體玩著各式遊戲和「捉迷藏」(圖 1、

2)，演員江國生和褚錫雄一面說一面以手語比出第一句破題台詞：「天下沒有比孩童認真遊戲更動人的事。」流暢的手語動作和磁性的聲音，同時展開了觀眾與聾劇——這獨特的多元語言和聾文化的邂逅²。

手語和口語同時進行的表演，不同的「語言」同台演出，同步展現同一個文本並站在同一個舞台空間上，擴大了觀眾的視野，也擴大了觀眾的觀劇經驗。有時聾人與聽人一對，有時盲人演員與聾人演員一組，演繹著同一個角色；有時三人一組，有時一個人獨自手口並用地表達一個角色，視導演依劇情之發展而定。雙軌同步的語言表意，視覺和聽覺的變化，舞台上的表現讓人目不暇給，卻脈絡清楚，穩穩地引導觀眾進入方家的世界，流動出戲劇裡的人物生命與節奏。舞台上，以兩位主角演員同時扮演著「方媽媽」為主軸，同時帶出舞台上的方家世界，一位方媽媽由聾人劉曉蕙扮演，另一位則由推著輪椅上台的陳泯蓁演出，其他相關角色則依劇情發展而相繼捲入，熟練而精準的走位和表演，看不出誰聾、誰盲、誰聽、誰明？這些都不重要，因為他們的表演已經有機地整合為一體，專業地為所有的觀眾演出一場好戲。演員有時入戲扮演角色，有時又擔任著敘述人或觀察者的角色，流暢的轉換角色與功能，以手語和口語，共同說著方媽媽家的故事（圖3）。

回憶與現實的交織——一種默會致知的流動

這是個由死入生的故事，感動現場的每一個觀眾。情節裡的主線聚焦在方媽媽家，是個在台灣生活的平凡家庭。戲劇的故事，從方家日常中的一對夫妻、孩子吵吵鬧鬧的生活開始，方媽媽面對丈夫罹癌、失去丈夫，遭逢巨變，整個生活由原來的爭吵逆轉至失落的寂靜；原是失魂落魄的她，在回憶裡尋覓丈夫的蹤跡，「帶你遊山玩水」原是方家爸媽夫妻的鬥嘴遊戲與承諾，卻成為一個遺憾的記



- 1 《我》劇的開場畫面，聾、盲和一般演員交融，精準地呈現社區裡孩童遊戲的畫面，透露出世界原來面貌。（李東陽攝）
- 2 資深聾人演員褚錫雄和資深舞台劇演員江國生，同台擔任說故事者，豐富的表情和肢體，將聾人演員和聽人演員的各自特色做了精彩演繹。（李東陽攝）
- 3 中間立著的是「克服聽力困難」的演員劉曉蕙，和右邊「推著輪椅上台」的演員陳泯蓁擔綱，同步演出方媽媽，北藝大專修表演畢業的彭珮瑄則演出她們的小孫女。（李東陽攝）





4 兒子家凱努力對充滿怒氣的方媽媽解釋，因為家中有新的書桌，空間有限，所以主張丟棄舊書桌。演弟弟家揚的是「克服視力不足」的演員張哲瑞。(李東陽攝)



5 中間金髮者是飾演莊哈囉的歐陽磊，他克服聽力障礙，演戲前一年才學手語，演出亮眼。演完此劇後，他便赴美到世界聞名的聾人大學高立德進修。(李東陽攝)

憶，像個梭子一樣，將方媽媽這一段在掙扎與尋覓出口的生活圖景織就出來，多年後卻由兒子家凱履行。真實事件總是以一個個綜合整體的面貌呈現，湧現的現實背後卻由已經存在卻隱藏的回憶所支撐，陷溺在記憶裡的她，又因為長子和女兒各自傳來結婚和訂婚的喜訊，迫使她轉移注意力，將她的關注點由回憶內觀轉至外界的常民生活狀態，由過去而重回當下的真實世界，解決那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；爭吵隨著日子推進而繼續，只不過和方媽媽爭吵的人換了。爭吵像這個家的引擎，啟動了家的活力。家裡的一張書桌見證了這一家人生命共構的許多故事，這家人在這桌邊游來游去，有人逝去，有人成長，有人丟棄，有人堅持留下。家人間的爭吵、相愛與糾葛，在失落與生存間拔河，方媽媽卻在遙遠的異鄉（阿拉斯加之行）裡領悟了生命意義，得到了超越與豁達。汪其楣藉著康芸薇的故事，傳達出台灣家庭裡五味雜陳的普遍共相。

這是一場默會致知之旅，待認識的對象是個整體，認識的開始乃是從事物的某個特徵開始，然後在對象身上，看到更多隱而未現的細節，我們透過對事物整體捕捉到的線索，從這線索引導我們探索更深入幽微的認識，看到事實與真相的整體。方媽媽在喪偶後，巨大的失落感，讓她陷入在困惑的迷

團裡，在【回家】這場戲裡，我們看到與聽到三個敘述的演員，也是鄰居的阿姨，同時揚起了手語和聲音，讓觀眾看到和聽到方媽媽的陷溺：

『在方媽媽和方爸爸又開始互相說年輕時候的話，懂得互相珍惜和愛護的時候，方爸竟然真的走了。』

『方媽媽每天一個人坐在家中原來的椅子上，默默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，像一條蠶不斷吐絲包圍自己。』

『每到天黑，他等在電話旁邊，以為會接到方爸下班打來的電話。』

人在困境中為了求生會奮力掙扎，這段細膩而精準的描述，描繪出方媽媽承受重大劇變後的失落感，喪偶的痛，頓然失去那熟悉的節奏與關係，生活的內容與身影，生活的圖形裡突然失去了一角，而對自己越重要的人，心中失去的那一角越大也越痛，回憶成為她在困境中找答案的方法，時間變得失效，縷縷的回憶像蠶絲一般的纏裹著自己，她越尋覓越失落，成了耽溺；「我」則在回憶中放大了。過去曾經存在的，現在只是成了曾經存在的「軌跡」，而方媽卻在回憶與老習慣中找尋方爸還在時的身影，彷彿時間是靜止的，有一種時光倒流與停格的期待，以回憶抗拒失落、抗拒改變，形成了

執著的結。

然而事實是，生命的當下，永遠有解決不完的問題，這問題將人帶回了現實。就在她耽溺於回憶與等電話的日子裡，大兒子家凱告訴她要結婚的事，女兒家維也要訂婚了，身為母親的她，有了新的目標與動力，「要振作」的內在聲音，讓她開始「整理家居環境」，這個轉折，讓方媽媽凝滯的生命力有了前進的動力，心境的強烈對比生出了力量，讓她繼續在生命的流裡努力著。真實人生裡，總是充滿障礙，事情出現，常是哭與笑、喜與煩同時並進，讓人在措手不及又必須解決的需求中行進。意義原是人創造出來的：「我們會把我們的注意力朝向那些東西的意義，因為意義是我們個體所產生的，目的是為了控制世界。」（Polanyi, 1966）方媽在回憶中尋找意義，解答她心中的一團疑惑與埋怨。

汪其楣透過方媽媽的困惑，展開對生命的默會式探索，從外顯已知的事件，向內翻找出幽微隱晦的記憶，就像開場的台詞裡所說：「只想抓住過去每一件細瑣的、不起眼的小事……在回憶中，逐漸看見自己，希望日子不再茫然……」，於是戲劇引領著觀眾游動著視野，有時微觀、有時宏觀，而方媽媽這個角色，也隨之「放大、縮小」。

在【回家】場裡的最後一句台詞：「整理家居環境，每天整理一點點，一點點……」，方媽媽坐在上舞台，方爸爸站在她的背後看著她，三位以鄰居身分的說故事者在一旁敘述著這段內心情境，而飾演方媽媽的演員劉曉蕙入戲，傳神的表達這份苦情，就在決定要振作的當下，她開始收拾家中環境，在收拾的東西裡，每個物件都是記憶的載體，這彷彿進入方媽媽的遊戲，她在她的小世界裡遊山玩水，細細地品味那曾經發生過的點點滴滴，想起了【書桌故事】，而書桌的刺激，又讓記憶湧現了更早期與書桌有關的故事【哥哥左撇子】。

一個個潛藏的記憶受到真實的現實刺激，從回憶的深處相繼地滾動湧出，那些被遺忘或習以為常的家具、書冊、照片、文件、便條，每一件都承載

著曾經真實發生過的故事，將人帶到過去，重新檢閱。方媽媽輕盈地撿拾地上的書，鄰居幫忙協助，在我們共同的生活文化裡，都心領神會，於是引出了書桌事件的故事，小兒子家揚認為家裡空間有限，因為已有兩張新書桌，主張要將舊書桌扔掉，方媽媽捨不得，發了脾氣，家凱、家維和家揚忙來安撫（圖4），她和鄰居彥媽抱怨著說：「他們一定要把那張書桌丟掉嗎？它在我們家二十多年了，是哥哥上學的時候買的。都沒有壞，還結實完好。」彥媽同意的說：「那時候，大環境不好，孩子們是在吃飯的方桌上寫功課。」她家是到「文彥的姐姐上小學才買書桌」，讓方媽更理直氣壯地不准丟書桌，孩子們輸了一次。簡單的幾句話，勾勒出台灣曾經有過那麼一個階段的人們之共同經驗，一個家，基本的配備從餐桌到書桌。而家凱不丟書桌的保證，勾起方媽媽的戀舊與更早的回憶，以頂真式的語法，往更深的記憶裡深掘。

牽引出的是【哥哥左撇子】的場景，左撇子的命運，在筆者的兒時，的確是滿淒慘的，許多家長會努力地改變左撇子孩子的天生習慣，硬調整為使用右手，並把此視為家教，筆者的小妹就是左撇子，小學時，被我母親調整得好辛苦。在那個「觀念傳統」的時代裡，一如家凱所說：「小孩子以聽話、孝順、做個好孩子為榮。」一直到美國人莊哈囉的出現（圖5），挑戰了只能右手寫字的成規，因為他是個美國學生，他也是個左撇子，而且還帶來了「美國總統也左手」的重要訊息，迫使大人們的右手攻防戰讓步，孩子們勝了一次。成人不在自我的反省中超越限制性的見識，而是仰仗美國「威權」才讓步，作者在這裡藉莊哈囉幽默調侃，也點出了「身為一個人，不要違反自然」的訴求，透露出藝術無障礙的重要訊息，呼應著台下觀眾，尤其身上有「缺點」的聾人，常被要求像個「正常人，真是心有戚戚焉。

書桌進一步引動了長女家維的故事，一個不會念書，生性迷糊善良的孩子與書桌的關係；小兒子

也曾在書桌前用功，但因父親重病過世，本想用考試考好來讓方爸高興，以為方爸身體就會有轉機，但事與願違，他壓抑自己的傷，考上一所離家很遠的私立大學，逐漸地獨立，有自己的主見，為了書桌和方媽媽起了激烈衝突，老人家守舊，年輕人要創新，方家也進入了新舊的對立抗爭：

方媽：年輕人不需要回憶，可是我老了，你們知道嗎？

……

家揚：可是，難道我就不想念過去，不想念爸爸，不想念我們五個人都在家裡，不想念我們的從前嗎？日子還是要過下去。

儘管如此，方家孩子和母親是親的，母親節總是會掛在孩子的心上，從過去到戲劇裡的【今年】，孩子已經長大，長子長女就要結婚與訂婚了，方媽媽的世界也逐漸擴大，兒女爭先恐後的送禮物表達心意，一個在台灣非常傳統又常見的行動，她卻一直要孩子省錢，一個小小對立立場，卻充滿了站在對方立場著想的滿滿關懷。這裡帶出一場如歌般的好戲，演員們用手語齊聲說著家維給媽媽卡片上的台詞：「這些過往的節日，都令我無限懷念。在珍貴的回憶中，您是絕對的主角。真是非常感謝媽媽，一直如此溫馨且實際與我同在。」媽媽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牢固，家維在這裡看到了母親「溫馨且實際與我同在」的真實面。家維

的獨白由9位演員演出，有男有女，肢體和台詞展現了從幼稚園的她，經歷小學，從方小妹到方妹妹，運用重唱與肢體表達出歲月的流逝，熱鬧而溫馨，而方爸的魂魄一直在旁靜靜地看著方媽。孩子對媽媽的敬意是「立正站好」和「滿心感謝」。

這讓她思及過往，想到在以前木柵曾經經歷的一個颱風夜晚，一家人和鄰居間如何風雨相助，看到更多的細節（圖6）。這場戲相當精采，整個舞台分成三部分，右舞台是彥媽家，中間是劉曉蕙的方媽家，左舞台是時常發聲說話或吼叫孩子的陳泯蓁的方媽。方爸站得氣勢恢宏，像個保護家人的戰士，方媽忙著照顧孩子。颱風後附近鄰居分送食物「颱風菜」，互相照顧，孩子們快樂無憂地趁亂玩起武俠片的角色，和成人們數算著因為颱風造成損失的愁苦，形成了對比。豐富的寫景描述，一百多隻雞完蛋了、電視泡在水裡、抬冰箱，整個舞台充滿各式的人，大人有大人的調，孩童有孩童的調，環境有環境的調，最後回憶的動作，便成了慢動作的舞蹈，離現實似近又遠。

離開老木柵的追憶，回到現實，方媽面對一個媽媽最怕的事，就是孩子失戀，沒有丈夫協助，她不知如何和家揚溝通，幫助他走出困境，而此時家凱和家維都結婚生子，只有家揚當完兵在家陪伴，方媽面對這個現實問題一籌莫展，舞台上的方爸，總是無言出現在她的身邊，她只有從回憶裡找方法，回想起老



大家凱失戀時，方爸帶家凱走出困境，她只得向長子求救：「方家凱，你要愛護你的弟弟，像爸爸愛護你一樣。」她的情緒勒索失效，家凱卻告訴她，家揚在嚇唬她的。孩子的成長，所發生的問題逐漸超過她所能處理的，她又開始回憶方爸了。

回憶越來越遠，回憶總是挑選過的。在【外公上上籤】這場戲裡，馮念慈演出的方爸，以舞者靈動的姿態，流動在方家子女之間，在外孫女問「外公偉不偉大？」的問題裡，引發了眾人對此事的思考。父母一定要偉大嗎？方爸的偉大在每個人的回憶裡：

『爸爸愛我們，這難道不算偉大？』

『爸爸從早到晚照顧這個家，這難道不算偉大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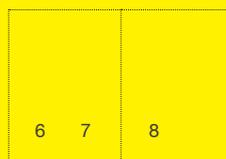
『爸爸留在我們身上的教養，我們要用一輩子來消化，這難道不算偉大？』

分別由三個演員環繞著，邊走邊說，思索著「平凡的」爸爸，然而，這就是偉大。偉大來自生活中的寶貴價值，不是課本上的功業彪炳。汪其楣抓住康芸薇文本裡的洞察，總是在充滿感情與浪漫中，讓事實衝破唯美的幻覺，帶入了真實，是美又荒謬，又充滿希望和接納。欣賞媽媽給她實際的陪伴的家維，反省著淘氣的方爸，一生不得志，每次求籤都把不好的籤丟掉，只留最好的。家人對方爸情感所繫，他給了全家一個樂天的態度上上籤，這個樂天成了家維的信念－「世界上一定有一支上上籤是

屬於爸爸和我們家的」。汪其楣透過眾人的思念定格，只留下方爸快樂地在方家眾人間穿梭，表現了這樣的方家思維（圖7），一個平凡的台灣家庭。這個提問讓耽溺在美好回憶與想像的人們，在嘲弄裡驚醒，就像後來夢到方爸那一場戲一樣，這場戲預表了方媽的覺醒。

戲裡的方爸，是以魂魄方式出現，他時而出現在方媽的回憶、方媽的困惑，以及方媽的夢境裡，從【開場】、【醫院】、【回家】、【弟弟向前行】、【今年】、【以前木柵】、【媽最怕的事……】、【兄姐無情】、【挪威森林】、【外公上上籤】、【外出】，方爸的身影一直以魂魄陪伴著方媽，沒有太多台詞，卻很重要。然而，他的身影卻在【外出】這場戲之後消失，此時，方媽的生命歷盡滄桑，看著兒女成家、孫女長大，方媽專注著客觀世界給她的挑戰，克服困難，讓她逐漸享受當下，走出了哀傷。

孩子成家後有他們自己的家務事，方媽媽越來越無法理解與控制了，她只能警告自己「沉默是金」，在【外出】這場戲裡，有一段精彩的雙人舞，年歲已高的方媽，夢到了方爸來找她共舞，很有牡丹亭驚夢場景的唯美氛圍，汪其楣別出心裁的運用在這樣的平凡的老夫妻身上，而且是生人與魂魄共舞，浪漫溫馨又滑稽，整個美景在方媽夢到方爸要抱她的時候就醒了（圖8），醒的原因在方媽的這段台詞裡：



- 6 颯風夜方爸站得氣勢恢宏，像個保護家人的戰士，方媽照顧著孩子們。(李東陽攝)
- 7 舞者馮念慈以靈動流暢的肢體，傳達在眾人思念裡，方爸魂魄陪伴家人的想像。(李東陽攝)
- 8 方媽夢到方爸與她共舞，浪漫而唯美，此為馮念慈與劉曉蕙的劇照。(李東陽攝)



9
10

- 9 在阿拉斯加巧遇那與自己相似的老婦，帶給方媽媽的了悟，走出哀傷。(李東陽攝)
- 10 汪其楣導演神采奕奕地和演員比畫著手語，指導演員表演的畫面。(林敬原攝)

這是一場夢嗎？是一場夢。當他的手摸到我腰上的贅肉的那一刻，我就醒了。

美夢和失落，象徵著方家的聚散分合，以及成長與無常；黃昏的浪漫被現實沖醒，是康芸薇睿智的機鋒。這醒透出兩重意義，一是劇中情境從睡而醒，再者是精神上的醒悟。她逐漸隨著孩子們的成長圈的擴大，她所意識的世界也隨之擴大，她開始思考，有一天她的孩子老了，是否也會跟她一樣？她的視野擴大了，至此，她開始從回憶與哀傷中突破了框架，以一種更寬闊的心境來接受生命裡的變化。

長子家凱在航空公司工作，被調至阿拉斯加，此時方爸帶方媽遊山玩水的承諾，變成由家凱來完成，一家之主也由方爸儼然落到長子家凱身上。至此，方媽媽的權力好像變小了，然而她的視野卻從

家庭，擴展至更寬廣的世界。在最後一場【姐妹】戲裡，她邂逅了一名和自己長得非常相似的愛斯基摩婦女，卻又非常陌生，然而兩個歷盡滄桑的婦人，卻能跨出語言的障礙，那樣的心意相通。在老婦的唱詞裡：

吃得飽，睡得著，無憂無慮最好，睡著如同死了，醒來就是重生，你問我幾歲？大概幾百春。

這個巧遇讓她頓悟了，享受著差異與接納的愉悅（圖9），過去的「我」在自縛中是如此不斷的在追憶裡放大，身陷在哀痛裡，而此刻的她消融在真實世界裡，她變小了，沒有抱怨、爭吵和恐懼，她的世界變成完整了，「勿忘我」是方媽媽最後在「拈花微笑」的領悟中，手上持的那一朵花。汪其楣進一步透過家揚對母親的呼喚，帶出了悠揚的合唱

「抱著我」這首歌，歌詠出真實人際間的擁抱才是走出哀傷的靈藥。這是一場方媽的頓悟之旅，哀傷總是喚起我們的記憶，然而真實一直在身邊相伴，一直等到我們轉向真實。

無障礙的劇場演員和無障礙的表演

「無障礙」是我們對所處世界，存在著許許多多差異，一種共容的理想狀態；看這齣戲的時候，除了感動外，演員深刻又流暢的表演，坐在台下看戲，根本分不出誰是聾人、盲人或一般所謂「正常人」的演員，充分呼應了無障礙這個訴求。劇場與無障礙觀念的連結，正如汪其楣在演出謝幕時，走出來說的這段話：

「無論是劇場無障礙、藝術無障礙，或大家都了解的空間無障礙，都是我們的理想。在生活中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身體的、心理的、或情緒上的障礙，而且還會覺得克服這些障礙非常的困難，這次有機會和這些精采的演員，在一起工作，我們發現原來克服障礙是這樣自然，而且是這樣的理所當然。」（汪其楣，2014）

正是克服困難是這樣的自然，身為「日常世界」的一分子，克服障礙是本能，汪其楣看到人生命裡有一股向上生長的力量，世界沒有「特別」，只有如實的自然。因此在她的節目單裡，她堅持是這樣介紹她的演員的，「克服聽力困難」介紹著聾人演員，「克服視力不足」介紹著盲人演員，「推著輪椅上台」和「令人喝采的劇場演員」，這樣的描述正可以看到她對人的觀點，這樣的觀點是日常世界，也是非常劇場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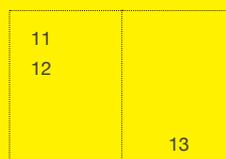
演員多半非專業演員，他們平日有自己的生活，因為《我》劇的演出，而齊聚一堂。褚錫雄是台灣第一代的聾劇演員，是汪其楣一開始推動聾劇的演員，是位聾人，演出資歷非常資深，他和江國生一起擔任主述的說書人角色，豐富的表情和整勁的肢體，讓人目不轉睛；劉曉蕙擔綱本劇方媽媽角

色，也是位聾人，平日和先生在市場經營銅鑼燒的攤位，是位幸福的妻子和媽媽，她的手語表情，詮釋方媽細膩婉約，和另一位坐著輪椅的陳泯蓁，用口語詮釋方媽媽，表演上對比強烈，而且互相完成，她以前參加過可樂果劇團，有演出的經驗，聲音很有穿透力，喜歡表演；白妝如是位聾人演員，詮釋樂天務實的家維，站在台上亮麗出色；演長子的是尤俊智，飾莊哈囉的歐陽磊、林佳蓉、陳麗娟，和喜歡畫畫還是被拉來演的王肇和，皆是聾人，汪其楣稱他們「聾人演員」，或是「克服聽力困難」的演員，而不喜歡用「聽障」二字，她覺得不該再強調障不障的，人們都正在走向無障礙。

「克服視力不足」的演員有張哲瑞，他飾演弟弟家揚，和劉曉蕙演出為書桌爭執的戲，爆發力十足，最後合唱〈抱著我〉，由他帶領，很有才華；飾演長子的胡佳宇，台上演出精準，氣質嫺雅，莊靜潔、陳弈如也是，演出流暢生動，行動自如，完全看不出是位盲人。江國生是舞台劇老將，也是烏來種籽實驗小學的教師、逗點創意劇團藝術總監，是汪其楣在國立藝術學院時期戲劇系的學生，馮乃文、彭珮瑄，也是她倚重的科班演員，羅雙則是新秀，是台科大的學生，她演另一個家維，和許多資深演員同台競技，毫不怯場。此外，編舞家馮念慈的加入，讓這齣戲的肢體展現，更加多元豐富與好看。

劇場裡前後台機關重重，本來就像是充滿障礙，而排練現場正是個克服障礙、解決問題的地方，《我》劇的精彩演出，當然演員的精準演出，是必然的關鍵。精準的演出必來自精準的練習，汪其楣訓練演員的嚴謹是有名的（圖 10），「排戲過程中，各路人馬齊聚，難免紊亂，汪其楣導演指導起來毫無滯礙，口手並用，精準要求；因為她才不願對任何人放水，何況她一向深信的盲人、聾人的才華與潛力，更是嚴格。」（郭正偉，2014）

汪其楣非常強調練習，務必讓所有演員理解，並準確做到導演的要求。「練習」二字，看起來是老生常談，卻是學習中根本中的根本，筆者常自教



- 11 排演開場畫面的片段，排演地點在華江高中運動中心四樓的一間練功教室。(林敬原攝)
- 12 演員在排練場上，集體入戲的生動表情。(林敬原攝)
- 13 汪其楣導演和《我》劇的劇組人員。(林中鵬攝)

學內省與觀察我們在通識藝術教學裡，有時會為了創意，或是時間不足，而忽略了練習的重要，然而這是培養實力的基礎。汪其楣很強調學習要扎實，如何練才能扎實呢？「練基本功」汪其楣很確定地說（圖 11、12）。身體是我們認識世界的終極工具，「在日常生活中，當我們能對外界刺激做出自發性反應時，就表示那一刻我們是真正活著的。」（詹姆士·澳德罕、湯尼·奇、亞羅·史坦瑞克，1994）而創造活潑的角色，需透過扎實的練習。

節目單上寫著這麼一段話，傳達了排演現場的狀況：

從排練第一天開始，來自各方的演員們，不但溝通無礙，而且在一起無所不用其極地工作。盲人興奮地學手語，發揮舉一反三的邏輯能力；聾人施展他們觀察入微、用動作說話的習慣；彼此從好奇到欣賞，從包容鼓舞到促膝相親；而所謂的一般演員，

也一樣勤練手語，放下成規，打開視野，發揮專業。每個人都讓自己不知哪來的障礙減到最低，並沉浸在時而哀傷、時而溫暖的劇情起伏中。

可見，無障礙的表演，來自大量的練習。演一齣戲如此，人生的障礙也是如此，想盡辦法解決它們，這是這場無障礙的演出，給我們另一份啟示，這無關勵志，而是本該如此。

聾劇場上導覽風景無限

在《歸零與無限》一書的序〈寫給未來〉裡，她說「所有的心思，只不過希望透過藝術，人們更聯接，人們更放心、更自由。我們期待，年輕一代可以回到最初的創作之心，不但發展人與藝術的無限可能，終有一天可以做到，在藝術世界中，沒有障礙，沒有界限，不分階級，不談條件。」（汪其

楣，2010）可以看到她對藝術的終極期待，一個沒有界線、沒有障礙的群我關係，和諧並共同創造美好經驗（圖13）。

汪其楣的聾劇傳達出她自己看世界的視野，一個共生共榮的有機生態世界。聾劇是她表達所知世界的形式之一，向聾盲人學習，讓她更精確地發現世界更多有趣的細節，是她和眾人一起學習與遊戲的遊戲場，也是她將她的認識向世人發聲的舞台。她讓我們在劇場裡，藉著康芸薇精彩的人生洞察，隨著康芸薇的人生風景，認識到觀眾自己的人生風景，同時又從自己這有限的聽人世界的風景，擴張到聾盲人世界的風景，而我們這所有的生命都存在於一個宇宙裡，這原是一個整全的世界，不需要分割彼此才能認識，導演透過各種途徑，帶著劇場裡的觀眾、演員、工作者，在參戲的當下裡，一同走訪故事所展現的人生風景，穿越湧現的回憶，找到真實，並從中了悟意義，原來她在引領我們，並和我們一起「遊山玩水」，看人生風景。一如她在《我》劇裡最後一句話：「我們這些認真在舞台上遊戲人間的人偶，就以這齣戲，獻給天下走出哀傷的

母親。」走筆至此，在我的腦海裡湧現了一個亮光，編導的心，原是師者的心呀！

注釋

- 1 2014年5月30-31日與6月18-19日，汪其楣編導的聾劇：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，在台北的松菸文創園區的誠品表演廳和台南大學的雅音樓演出六場。
- 2 根據資料所示，汪其楣的聾劇，一般稱為聾人手語劇，而聾劇團為聾人組成的劇團。這次演出，是文化部支持她推動的專案——「無障礙閱讀推廣首部曲——文學與劇場」裡的重要創作，儘管演員包含了聾人、盲人和一般演員，演出所使用的語言，除了口語外，全部用手語，手語風格強烈，因此筆者仍稱之為「聾劇」。

參考文獻

- 汪其楣（2010）：歸零與無限。台北：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及聯合文學出版。
- 汪其楣（2014）：劇本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。
- 汪其楣（2014）：戲劇讓文學站著說話。文訊，11月號，第349期。台北：文訊。
- 桂文亞（1971）：春暉與春天。第一本報導台灣聾人的專輯。台北：遠流出版社。
- 郭正偉（2014）：透過你的眼看見時，我為你聽——探訪劇場導演編導汪其楣，與其舞台劇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排練。文訊，5月號，第343期。台北：文訊。
- 康芸薇（2014）：我帶你遊山玩水。台北：九歌出版社。
- 筆者採訪汪其楣文稿，2014.12.6。
- 汪其楣簡介，參看維基百科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6%B1%AA%E5%85%B6%E6%A5%A3>
- 詹姆士·澳德罕、湯尼·奇、亞羅·史坦瑞克（1994）：真心實意過人生，180。台北：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- Polanyi, Michael. (1966). *Tacit Dimension*.

